



## 豆面

王祥夫

晋陕两地偏爱面食由来已久，用来吃面条的碗也大，民间窑烧的那种蓝花大碗，大小几乎像个小盆子，端这样大的碗一只手不行，要用两只手。以这样的大碗吃面，我想会把上海和广州那边的食客吓坏，上海的葱油面好吃，但碗太小，吃两碗不够，再来两碗好像还不够，但不好再要，怕把旁边的人吓坏。说到吃面条，要想尽兴最好去晋陕，人手一只大碗，谁也别笑话谁，挑面喝汤，此起彼伏，山呼海啸！

我小时候在家里吃面条，家大人总是说：“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别呼噜！”但直到现在，我都不带一点声音都不出而

把一碗面条吃完，尤其是吃豆面的时候，我就更不会斯文，为什么？因为豆面香！各种的粮食里边，最香的就是豆面。北京小吃之“驴打滚”，外边裹的那一层就是豆面，这豆面最好是先炒后磨，有异香。如果把“驴打滚”外边裹的那层豆面换成是芝麻盐，虽说芝麻要比豆子香，但味道却完全不是那回事！吃“驴打滚”而蘸豆面最好用黄豆，绿豆就不行，绿豆可以做绿豆糕，夏天吃了可以下火。小时候每年夏天母亲都会给我吃几回绿豆糕，甜甜的，干干的，噎嗓子。虽然好像比不上其他点心，但也不错。绿豆还可以做绿豆粉丝，而在山

西，是不吃绿豆粉丝的，纯粹的山药粉丝要比绿豆粉丝更好。

而吃面条却非要用扁豆不可，最好的野扁豆颗粒很小，大小刚好和子弹屁股后边的引火儿那么大，既扁且又不平整，这样的扁豆磨出的面最香。豆面和白面不一样，豆面最好的吃法是上根床振，豆面要和得很稀，上根床振成一个一个小蝌蚪的样子，滑溜好吃。我个人的习惯是喜欢喝豆面汤，民间有句话是：“豆面汤，十里香！”

豆面除了吃面条，蒸馒头也大好，豆面里掺一小半儿白面，蒸出来的馒头没有不开花儿的，颜色虽然不那么白，但真是

香，是一种特殊的香。我现在十分想念豆面馒头，但就是吃不到。小时候，我总是嚷嚷着要吃豆面馒头，那时候吃早饭，把一个豆面馒头放在炉子上烤，烤得黄黄的，味道就更香，这必定是冬天，如果外边凑巧下着雪，捧着一个这样的豆面馒头，一边吃一边守着火炉读一本书，多好。



祥夫言事

## 秋染西山

钟读花

的麻雀们，时飞时落，喙啄不已。远望之，夕阳下，犹如繁星点点，点点繁星，每一只麻雀，都披上了靓丽的彩衣。蓦然受惊，麻雀们会扑棱棱霍然飞起，飞向远方，飞向晚霞的深处。三五只的花喜鹊，喜欢站立高粱穗头儿，喳喳地叫，好似它们不是为了觅食而来，而只是为了鸣叫而来。“居高声自远”，花喜鹊的叫声，真正是嘹亮，把那个黄昏，叫得脆生生的、甜兮兮的，感觉那个黄昏，如一枚香脆的果实，馨香弥漫。

秋愈深的时候，西山的山草，也红了。

红了的山草，变得异常坚硬，根根挺立，硬如铁丝。人，行走于山草间，擦衣而过，生发出唰唰的声响，亦是异常清脆。山草真红，山草的红有一种红铜般的质感，又似地面上散落着的一块

块岩石，书写着时间的记忆。山草丛中多虫，虫多为鸣虫，最多的是蟋蟀、纺织娘。纺织娘有多种体色，红山草间的纺织娘多为红色，很美，宛如一身红嫁衣的新娘。

黄昏时分，纺织娘叫得最欢，“扎织扎织，扎织扎织……”响成一片，仿佛成千上万的织娘，正在忙碌纺织。若逢明月当空之夜，躺在草丛中倾听纺织娘的鸣声，真是一夜清梦。

行走山草丛中，你还会遇到一株株的山酸枣。秋深了，山酸枣也红了。山酸枣粒粒饱满，粒粒如珠，红玛瑙一般，洋溢着明净的秋光。凝神注目，你还会在山酸枣上，发现一只只的螳螂，螳螂的身体也变黄了，拖着大大的肚腹，在枝叶上蠕蠕爬行，或者干脆潜伏一枝，如老僧入定。

西山秋天，最华丽的一道风景，就是

是那沟沟壑壑间的刺槐树。

秋渐深，刺槐叶也都慢慢变黄了，变枯了。枯黄的刺槐叶，在阵阵秋风中纷然凋落，片片如蝶，是金玉之蝶。那凋零的姿态，婉约至美，仿佛美人迟暮，给人一种华龄已逝，颓然不可挽回的莫名伤感。尤其是，骤然一阵大风起，刺槐叶随风飘落，天女散花一般，漫山遍野，填谷塞坑，景象真是壮观极了，遥远处，即能听到唰唰的声响。你会瞠目，你会惊叹——惊叹时令给予人的无奈，惊叹大自然的力量。

某一天早晨，你登上西山，遥望那沟沟岔岔，蓦然就发现，刺槐树的叶片，已然凋零干净，只剩下根根枝条，倔强地刺向天空。

只是，刺槐林间，仍疏落着一团团的红，那是经霜愈红的火炬树——火炬树，依然在坚守秋天，依然在展现秋色。

火炬树，是西山最后的秋色。它在使用它那团团的红，迎接严冬的到来；或许，它还想藉此，来唤醒明年西山的春天……

西山，在村庄之西，故名之。

西山，实在太过普通，实则是一道不高的丘陵，绵延四五里。西山上有瘠薄的山地，山地上种满了庄稼，以高粱为主；不能种地的山坡上，则长满了一种高秆儿的山草；西山上还有沟壑，沟沟壑壑上，生长着高高矮矮的刺槐树。

西山的秋天，是从那一片片的高粱地开始的。

秋渐深，高粱渐红。高粱彻底红了的时候，西山上一派红艳，风一吹，像燃烧的火焰，满西山都洋溢着红红火火的喜悦。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橘红的阳光普照西山，一片片的高粱地流光溢彩，美得炫目，美得惊心。

此时，村人下坡归来，就喜欢在村口站一会儿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观赏夕阳下的那一片片高粱地。人望西山，高粱红红，人的脸面也被映得红彤彤，仿佛有难以抑制的激情在脸上洋溢。

高粱红了的时候，鸟儿们也降临了。有花喜鹊、麻雀，尤以麻雀居多。麻雀们是喜欢群飞群栖的，降临高粱地



水云间

周文静摄

## 声声慢

杨崇滨

围依旧冷冷清清，怎不让人凄凄悲戚。此情此景，一个“愁”字怎么能说尽呢？

二

而对于我，“声声慢”里，有着故乡温暖的记忆。

农家出生，自小在农村长大。记忆中，乡下的生活总是慢的。吆喝声，鸡鸣狗吠声，邻里互助声，声声入耳。

“卖冰棍喽——”

“磨剪刀嘞，菜刀刀——”

“破铜破铁，胶皮鞋底换糖喽——”

……

乡下“原声态”中，有春声，也有夏声；有秋声，也有冬声；有植物的声音，也有动物的声音。常常萦绕耳边的，还有邻里间的互助声。

我家毗邻的，是五公家。五公早去世，只剩下五太一人独居。“远亲不如近邻”，因了父母平时的照顾，五太对我们家也是关照有加。老天爷的喜怒哀乐都逃不过五太的眼睛。每当天上有细微的不易察觉的雨丝飘落，她都会抬起头，朝我家的窗口喊道：

“阿鲁媳妇，下雨嘞！”

这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，赶紧收进晾于窗外的衣物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五太神清气朗，喊声响亮，语速不快不慢。

“阿鲁——媳妇，下雨——嘞！”这还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。只是进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她的精神已不如先前，语速也减慢了一些。但这并不影响她提醒的效果。

“阿——鲁——媳——妇，下一雨——嘞！”这依然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，一如既往。只是五太的老态日渐明显，故而喊声略微弱了一点，语速又放慢了一些，但这同样不影响她提醒的效果。

那一声声热诚善良的提醒一直持续了许多年，直到有一天，五太的呼吸连同她的关照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。

每次回到老家，我的耳边就好像会响起五太的关照声，犹如点点滴滴的甘露注入我的心灵。

三

“声声慢”里，有着父母的牵挂和体贴。

## 此“里”非彼“裡”

杨刚

街道、社区、乡村、广场、楼宇等等公共场所的名称书写要遵守社会用语用字规范吗？很显然是必须遵守的。对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更是要遵守地名、街巷名书写的规范，这不仅是对国家法规的敬畏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敬畏，还是对城市形象和传统的负责。

里，是汉语里的常用字。我国很多城市的地名经常出现“里”字，例如北京有“和平里”，天津有“卫星里”，成都有“锦里”，大同有“东风里”“文化里”“幸福里”等等。里，本义是古时居民聚居的地方。最早是指乡村庐舍，后泛指乡村居民聚居。《诗经·郑风·将仲子》就有诗句，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里。”《毛诗故训传》注解道，“里，居也。”俞樾《毛诗平议》注解道，“里，犹庐也。”

里，是一个会意字。《说文解字·里部》：“里，居也。从田，从土。”民众“恃田而食，恃土而居”，所以有“田”有“土”才能生活。有了这些条件，就能形成居民聚居的地方，称之为“里”。陶渊明《归园田居五首》之一即有诗句，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”

里，也指城邑的廛里、街坊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街巷里弄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里，邑也。”两晋训诂学家郭璞注释，“谓邑居。”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，“廛，民居之区域也；里，居也。”清代经学大师孙诒让解释，“通言之，廛里皆居宅之称。析言之，则庶人农工商等所谓之廛，士大夫等所谓之里。”在“人所居住的地方”这个义项的基础上，“里”字延伸出“故乡”“居住”“为邻”等义项。

里，也是古代户籍管理的一级组织。作为户籍管理的一级组织，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国家，“里”包括的户数并不一样。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说，“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。”也就是说“二十五家为里”。《管子·小匡》载，“制五家为轨，轨有长；十轨为里，里有司。”这就意味着五十家为里。《尚书·大传》说，“八家而为邻，三邻而为朋，三朋而为里。”这就是说七十二家为里。《旧唐书·食货志上》载，“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。”也就是说一百家为里。《明史·食货志二》载，“以一百十户为一里，里分十甲曰里甲。”这就是说一百一十家为里。

从“聚居之地”到户籍管理的“居民单位”，“里”字的基本内涵一直延续，无论是城市里的“里弄”还是农村的“乡里”，都让

人们看到《说文解字》里，居也”词义源头。

我国古代文字通假现象多见。我们在一些文献中就能看到“里”字与“裏”“裡”通假。清代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颐部》说，“里，假借为裏。”意思是“里面，内部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有“悠悠我里，亦孔之瘁。”郭璞注：“里”作“裡”。陆德明释文：“里，如字，忧也”，意即“忧伤”。《银雀山汉墓竹简·孙子兵法·九地》有“九地之法，人请(情)之里也”，也就是宋本《孙子兵法》的“人情之理”。“里”通假“理”，意即“道理，常理”。

不过，“里”与“裡”并不通假。“裡”与“裏”是异体字，虽然这两个字都是形声字，但结构不一样：“裡”字是左形(衣)右声(里)，而“裏”字是外形(衣)内声(里)。“裡”与“裏”的意义是一样的，是指衣服里子、内层。《正字通·衣部》：“裏，或作裡”。《说文解字·衣部》：“裏，衣内也。从衣，里声。”《诗经·邶风·绿衣》有诗句，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裏。”

可以看出，在“里”“裏”“裡”共存的年代里，虽然存在通假或异体的情况，但是在表达“聚居之地”“街坊”“故乡”“居住”“为邻”“居民单位”等本义和引申义时，“里”并不与“裏”“裡”有关涉。因此，街巷里弄等“聚居之地”的名称中出现“里”是正确的用法，符合字义、文化传统。国内诸多城市带“里”的街巷之名也说明用“里”字才合乎规范。

遗憾的是，如今的一些房地产企业在宣传开发的楼盘时错误地将“某某里”写成“某某裡”等。据说这是为了彰显文化内涵，实则显示了缺少文化素养，事与愿违。更为遗憾的是，如此明目张胆地制造社会用字用语错误，损伤了城市形象，尤其是有违诸如历史文化名城、优秀旅游城市、文明城市之类的荣誉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家努力推进汉字使用规范。在废除异体字时，废除了“裡”字保留了“裏”字。“裏”字笔画太多，书写不太方便，于是在简化汉字的过程中又被“里”字替代了。这样，今天的日常规范汉字使用中只用一个“里”字就够了。如此情形还有很多，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就辨析过不少。因此，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，在社会用字用语方面还是要按照法律和规矩来，不要将“秀文化”变成“乱写字”，那是很打脸的事情。

## 桑干晚晴

郭继生

桑干迤迤，  
岭上绕白云。

秋风吹苇动，  
斜阳草树曛。

## 鹧鸪天·桂花

溪山清远

碧叶芳丛玉蕊柔，风情袅娜桂姿留。本应境界飘仙客，岂可尘埃混浊流。

琼林美，谷兰羞。花开富贵伴中秋。秋风雁去东篱竹，乡野诗心祥瑞收。

## 秋天的云

吕会香

我不知道  
是天的蓝衬托了云的白  
还是云的白衬托了天的蓝  
那一份明澈  
让心情沉静而透明

也有阴云的沉重  
也有凉凉的雨  
从那里悄悄地出发  
但我更喜欢云以轻盈的姿态  
在秋的天空自由表达

是微凉的秋风  
将云扯成轻纱的模样  
那么随意地铺展  
湛蓝的天空便成了一幅幅  
变幻的写意画

时光悠悠  
那个站在土墙上摘云朵的姑娘儿  
如今已两鬓白发  
而云朵不老  
它在每一个秋天书写童话

## 菊蕴秋香

李凤高

一朵菊，蕴着幽幽暗香，自“五柳先生”之东篱下穿越而来，我捧于掌心，放于胸前，满心虔诚，爱不释手。读之，深谙其恬淡而悠然，逍遥而恣意。

素雅之菊，谦谦君子；玲珑之菊，摄人心魄；柔美之菊，含情脉脉；恬淡之菊，别无他求。

幼时爱菊，出于好奇。观盆栽菊，于寒冬之茅舍开放，或金黄，或深红，或浅紫，窗外雪窗内菊，相映成趣，菊朵似火焰，满室暖香；菊朵似闺秀，雅而不俗。吾崇拜菊，觉其高而不傲，美而善，柔而芬。

青年爱菊，甚喜白菊。悠然浮云连成片，洁白似初恋，纯而又纯，清而又甘，不经意间牵手，无厘头却分手，似流水，如闪电，转瞬不见。唯有现实的菊，依然开在秋天，守约守时，开得灿烂，驻足花圃，笑在田园，绽于灵魂之巅。

中年爱菊，迷上波斯菊。或白、或红、或粉……亭亭玉立，神色悠然。波斯菊虽无“菊花”的名分，却属菊科，有菊之名、菊之美、菊之品。或长于村头、田间、路边，化身俊美村姑，翩然若仙，悠然素美，不施粉黛，令人神往；或驻足厂区花坛，如厂花，给人清新，给人活泼，给人爱多瞅几眼的惬意；或热情奔放，伴舞闹市的喧嚣与嘈杂；或文雅雅致，装点城市的宁静与温馨。

顷刻老之将至，感慨人生金秋，收获丰盛，有菊相伴，心神灿烂。

岁岁金秋，今又金秋，遍地黄花分外香。恰逢新时代，采菊酿美酒，登高放眼望，祖国好河山，日新月异，开怀畅饮菊花酒，不醉不归；菊蕴秋香，行文性情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